

釐殷九州岱廟已瞻申

懿悃高峯欲陟籲停畱

元黃以判萬古峙伯仲之間五嶽頭入目景無非續畫盪胸
雲有若沈浮

天章詎止垂永世

聖意昭然照下州設以九賡喻九仞十全有待再吟畱

五大夫松

鬱葱盤道周厥貌已入古謂斯補古者古不知幾補南苑雙
柳樹我曾賦其故叶斯益遙與同弗復重絮語天數及地數
各得成於五人豈必不然大夫人之伍參立岱巖阿萬劫宜

天章

卷之三

四

果克山房

所處

登岱襍詠

合雲亭

峯環巒抱勢縈包
夕靄朝嵐氣接交
設果循名合膚寸
爲霖真是利東郊

蓮花洞

本來原自象峯名
久假因之洞以成
石竇窪樽淳洞泌
夏時合有濯其清

壺天閣

中觀

去聲

已升廿里遙
天關仰尚白雲標
一壺漫謂觀

平聲

止矣

爲學進吾往訓昭

桃花峪

絳桃花及青松樹一例由人入話提却是松桃付不識識惟灼灼與萋萋

迴馬嶺

爲奠天書策馬來崎嶇難進遂因迴泰山何弗如林放不受祥符捷徑開

飛來石

硨石無根寄石上似翔又似翥而飛底須靈隱名假借西湖靈隱寺有飛來石設有知應未依

天章

七言詩三

果克山房

朝陽洞

南東其向劇巖隈穴處宛堪憩往來萬仞峯頭標日觀朝陽
此處笑重儂

對松山

對松初不稱孰對萬古之山萬古松面目本來正如是小哉
人世詡羸封

白雲洞

山中何有有白雲山谷封陵氤復氤太古以來絕人世幸他
八伯未曾聞

丈人峯

丈人五嶽自青城岱頂何來假借名却是世人知此慣誰因
杜老句詳評杜甫丈人山詩係在蜀時作山在益州青城縣黃帝青城山爲五嶽丈人得名今人但知泰
山之丈人峯不知其假借也

曰觀峯

天雞唱曉上扶桑一片大紅海水光此景祇宜出想像那能
中夜陟峯償

登封臺

臺眇登封繫我思萬幾日理在勤爲便當堯舜至今在亦之
成功可告時

泰安縣四賢祠行館作

天章

卷之三

聖一果克山房

背指岱宗峻虔登已祝

釐吉行五十里駐傍四賢祠惟愧所無逸而猶默有思諸人

高蹈者未必肯於斯

靈巖寺五疊前韻

庚子

事用長卿後知誤

向以劉長卿靈巖寺西入石路爲卽此處

詩題乃過林麓山寺詩中復有湘水語知在楚南所作前蹟

此以其亦係西入石路遂致沿訛因作詠事詩辨訂之傳元奘昔稱靈原由西入非其路卿長尚自右存是此亭元院

柏又經三載別

丙申東巡曾駐此

山泉仍俯一泓渟今宵小駐明朝

去無暇呼僧參色形

六題靈巖八景

巢鶴巖

高士此山當日開巢居云有鶴相陪方山本異遼東境丁令知他何事來

甘露亭

小亭泉上俯石竇甘露爲名樂泌洋不涉世閒稱瑞事皇山應笑米襄陽

卓錫泉

卓錫猶傳經佛圖六神通越世閒無雖然更有欲咨者四句金剛亦識乎

謂金剛經色見聲求四句偈

摩頂松

天章

之龍首詩三

三

果克山房

西枝東指是誰爲僧自歸來松豈知設以此傳元奘異質之
元奘定遭嗤

鐵袈裟

鐵否石乎半信疑伽梨路畔是誰遺朗公設向澄公問一笑
還成兩不知

白雲洞

牝洞偏居絕頂峯葦然小坐膝堪容攀躋早是人艱到漫倚
白雲一片封

雨花巖

維摩室裏文殊問曰致曼陀落雨如有著者還無著者天花

未免涉分疏

愛山樓

七景錯羅行館外一樓迴據石牆中
愛山原括其餘矣却以憑窗靜會通

宿方山

我宿方山率有詩此來七字可無之承

歡侍笑嗟非昔抹月批風又一時
勝處忘憂那能忘去聲箇中宜詠信相宜
歷年舊作聯新句補闕聊因勉綴詞

方山雨景

餘閒陟山頂四野暮雲披
莫莫藏峯黛纖纖落雨絲
濕衣看天章

不見蓄眼靜含思詩格於何是惟應韋氏宜

策馬

夜雨雯雯傍曉晴未成泥亦弗塵生早涼廿里輕輿度午暖
一時按轡行幼挈老扶恣瞻覲肩摩踵接遞將迎細觀愛意
勝於畏我喜爲田是此情

詣

岱廟瞻禮

前歲輒維新奉祝

輦何當獨謁值今斯代

天出震惟生物行令巡南致叩寅漢柏唐槐都好在佑民福

國賴

延禧於心更復無他籲所籲屢綏暘雨時

體元堂壘丙申韻

書堂仍此駐責實愧循名本是承

歡處云何成獨行對其景如昨咎我祝非誠

舊作有還申介壽誠之句

觸緒無佳會摛詞多感情便程宿此夕啟駕定於明設論體

元義義經訓已精

過泰山十依

皇祖詩韻

六十一年君道煥

天章

卷三

五

果克山房

高如泰岱孰齊頭

仁心仁政恒垂永

實行去聲實言務去浮峻極至今存七字

鴻庥萬古被諸州不禁卽境增鑽仰從實末由意遲去聲畱

十全今果酬前願丙申登泰山有十全有待再吟畱之句今

弗獲如願不堪追憶亦不忍仰瞻耳睨弗視之祇俛頭豈謂祝

釐誠未久旋成

永別幻如浮徒因民願巡吳郡便以途遵過嶽州四字賡來

各已甘再經不擬重去聲詞畱

四賢祠行館

逐程行館足盤旋傍有叢祠祀四賢
恰喜昭蘇方孟月忽驚
俯仰異當年稱其石
介孔道應聲耳略彼孫
復胡瑗異趣焉
論古由來戒深索欲長善善此思旃

羊祜城

土堆沙埂半榛荆遺蹟偏牽弔古情
杜預谷陵都變盡至今
羊祜尚傳城

渡汶河再疊壬午舊作韻

夾岸葫青有嫩蕪方春醞釀未云都
長橋猶是臥波接兩界
何曾隔省殊迎蹕民情親且切鳴鞭
途景直非紆西流分水
各南北濟運眞資奕世樞

靈巖寺六疊前韻

東西路徑原一路南北靈巖有二靈

向因劉長卿西入石路詩名與此處同曾四疊

其韻丙申春駐此細檢其詩知道林麓山寺乃豈必長卿重

在楚南因作詠事詩辨正其訛遂不復疊其韻賡句依然元獎尚畱亭漫云逝水如其往試看石泉鎮此淳調御丈夫獨無語由他色色與形形

七題靈巖八景

巢鶴巖

隱士高僧率愛鶴蓋難屈指數

上其蹤胎仙最是性孤介未

必人閒願屢逢

甘露亭

上方自合有靈泉甘露佳名亭額傳一字縱詮三乘義那如
無字廣長宣

卓錫泉

杖錫原從天竺來適然小駐此崔嵬六通得謂神奇矣四句
金剛可識哉

摩頂松

求經去實自長安松樹焉能摩頂看却笑千秋耳食輩弗如
斯者轉應難

鐵袈裟

鐵鑄袈裟千百斤誰能披得七條紋可看平石擎崖路不識

分疏不用勤

白雲洞

有暇無妨山路尋
崇椒石洞窈而深
白雲靄靄洞中出
山上猶晴山下陰

雨花巖

方山巖與秣陵臺
都說講經花雨來
試謂天花知厭否
那禁人世屢重儔

愛山樓

園牆內倚愛山樓
近遠奇觀向牖投
閒凭紗疏聊騁目
方山七景一時收

題自寫倣王穀祥柳陰垂釣筆頭

倣王因配張

行宮內有張照臨米詩帖扇其一面未畫王置

此歲壬午今來逾古希一笑故人覩

朗公石

靈巖西路遠瞻東石丈魁然見朗公誰辨是一還是二謾云

非色亦非空無妨雪積徹骨冷

自潘邨至靈巖蹕途所經山谷間尚有積雪未化麥苗亦

菁葱可愛不似德州一帶覺旱

也識春迴滿面融雲表如聞可公語於斯疑

似可能同

石以朗公得名可公亦此開山者故戲及之

宿方山

行館傍花宮林巒益致靜山遊薄暮歸籌燈夜方永定鐘近

天章

卷之三

吳果克山房

宵聲弗霜亦含警安禪付彼僧我自娛清省

詣

岱廟瞻禮

古紀三公貴今惟五嶽尊路經當肅謁國佑永希

恩震位尊

天德

神功生物原丙申祝

釐願默憶獨無言

體元堂再疊丙申韻

白鶴泉行館書堂有舊名體元厪君德展義以時行諸吏扈

陪謹庶民瞻就誠於斯無別好卽此可怡情摘句春窗暇觀
書夜燭明南瞻

闕里近釋奠致寅精

四賢祠行館詠古

四賢鄉祀事非誣石

介孔道輔

斯誠無間吾柄鑿何當有瑗復

方園夫豈不程蘇從來門戶清流禍祇爲去聲羶薌時輩殊君子小人近著論界明蹟慎尚思乎

昨曾著君子小人論以爲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蹟不可不
慎堯舜之時未嘗分別君子小人是以前績咸熙後世爲
上者固不能明其界而爲下者益顯其蹟以致門戶朋黨

天章

卷之三

果克山房

小人之害君子不必言而君子且操室中之戈漢唐宋明
之禍延及國家是蓋其界太明而大不慎其蹟之所致耳
四賢如孫復在太學與胡瑗不合石介以斥夏竦致爲中
傷孔道輔坐朋黨大臣出謫益曉然於君子小人之界不
可不明而其蹟不可不慎因過四賢祠詠古竝識如右

羊祜城

功名那似德名長去聲好是民心各具良杜氏谷陵今總失荒
城此日尚存羊

渡汶河三疊壬午舊作韻

一汶出由牟與蕪合流入濟帶齊都

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汶水出西南

入濟又水經注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爲牟汶又右
合北汶水逕汶陽縣云云二水合流入濟又一統志今大清
河卽濟水故道云

岱宗北指青未了吳會南巡景不殊親切輿情三

載閱助休王政六驄紆宣防開壩疇吝慎上年何裕城奏請

添建開座因命大學士阿桂於豫工合龍後會同查勘嗣據

會勘具奏戴卹係明臣宋禮所建所以截汶助運壩高於

汶河五尺水弱時由南旺分水口蓄水濟運水旺時壩身不

高卽可漫入大清河歸海何裕城之意以戴卹壩水挾沙行

每汶水盛漲易致淤墊與其每歲挑挖不如改建開座以資

蓄洩茲阿桂之意則以爲開座雖隨時啟閉但沙隨水入卽

使建開後南旺歲挑仍未可停況建開後汶水由鹽河大

河入海年年開放鹽河是否客東平各處民田是否無礙

均宜逐一詳慎察看請俟東省運河隄壩各工告竣經歷

水一兩次後另行請旨辦理朕以爲阿桂之奏爲慎重永

久起見因俞所請莫匪因民求善撫

命姑待今秋再勘

以壽登八旬恭拜

天章

七覽全編三

至 果克山房

二陵遂巡山東祭

岱宗

闕里是日起程長句六韻

有序

年八十耄徵篤念於箕疇歲二月東禮舉巡於舜典允
臣民之請秋弧慶佇於稱觴承

祖

考之庥春露惕深於瞻

鼎敢曰報

眷貽之厚尚久持攷疊之喪矢抱蜀之宜勤邇歲期週中祀
矧升香之可卽順塗便詣靈區維

嶽宗司萬物之發生而

聖揆實百王之師表于焉修禮陋遷書封礮之夸足以體
仁驗魯論樂山之壽登福臚於濟水程印前言駐日馭
於瀛津巡經隔歲撫齊甸豐盈之豫臚羣黎瞻就之歡
昨接重吏之封章年穰穀賤甫下元辰之恩詔民足賦
蠲壽宇萬氓憑輿若拊循赤子朝家五代遐蹕亦提抱
童孫溯冒茆東國廿年愉情藹若憶執徐南巡六度愛
景依然里記車安臺登春樂月維初吉三朝過元鳥之
分初五日穀廼用成先日卜社公之雨初七日初程發
輶長句排籤

天章

卷之三

至 果克山房

六十千支

天眷錫

二陵風雨

聖恩延何修而遇誠微幸不息以強勉惕乾中祀一心期備

舉

定例中祀惟卽位一親行餘皆遣官載在會典予五十餘年親詣致祭者屢矣去歲曾諭以歸政前當舉行一週以昭重祭之義今時巡而升秩

岱宗展儀

闕里猶此義也

岱宗

闕里例應然書稱二月東巡日禮慶中秋庭戌年展敬自當

叩

先鼎撰良遂以發行旃甲辰風景夫何異瞥眼流陰五載遷

自甲辰南巡曾過 泰山
祀 闕里閱今五載矣

靈巖寺七疊前韻 庚戌

疊韻每宗玉局法輸他落筆句稱靈道林繼攷遠別域僧寺

原吟一个亭向以石路由西而入因劉長卿有自道林寺西入石路之作曾四疊其韻丙申駐此細檢長卿

詩中有湘江語是在楚南非齊東也東指老松仍此時土人

已於詠事詩辨訂其訛不復疊韻重來乳竇鎮斯淳光陰五載一睫

焚摩松束指驗歸之說以眼作麼聲上生爲色與形戲用禪語

八題靈巖八景疊甲辰韻

巢鶴巖

胡公豈是逋翁侶破戒畱斯妻鶴蹤曾家無妻故戲及之我自閒情寄

天章

三

至 果克山房

巖頂胎仙飛去邴期逢

甘露亭

滃然石罅吐幽泉借問聲傳是色傳甘露昔曾領真味笑茲
何事髮多宣

卓錫泉

五年隔復偶斯來不改青山崔與鬼信宿便當催轡去謂他
卓錫涉多哉

摩頂松

頂自稱摩松自安底須唐史檢重看

元獎西去自由長安與此寺何涉實出附會向

題此松有長安辭闕求西佛無來去人豈易元獎試詢想答

竺摩頂松何在魯東之句

難

鐵袈裟

一領淨衣那論斤法身披祇當絲紋以禪語通之鑄鐘想以不成

廢置此半途徒費勤此處鐵袈裟蓋以形似名之諦觀鐵樵

卯卽有當是鑄鐘昔未就袈裟畧似故傳名之句宛然想係鑄鐘未成遂假爲勝蹟耳辛

白雲洞

豈是張華空洞尋祕書仙籙庋藏深寫纔一縷浮巖白山下
旋成鋪谷陰

雨花巖

維摩室與講經臺勝見名都說散花天女來爲甚一之豈可再

天章

卷之三

聖果克山房

笑茲不厭重去聲爲儻

愛山樓

居山更有愛山樓意氣翻嫌太相入聲投何必多因思杜老不

過詩本幾篇收

再題自寫倣王穀祥柳陰垂釣簃頭不能蠅頭命董誥

代書

壬午爲圖題甲辰卽今又閱六年春輸他恒守方山者無語

柳陰垂釣人此筆偶然寄興卽畱行館茲重來展閱流陰瞥

也
眼惟柳陰垂釣之閒人方能恒在茲山烟靄中

宿方山

寺則靈巖寺山實古方山寺名同姑蘇山號如田盤寺名與姑蘇靈巖山寺相合而田盤一名四正山亦有方山之號又與此同二處襲稱已久究竟孰真孰假不必生分別相也究應屬之誰真假辨爲難在茲合言茲趣況性所安窈深廓有容繚曲往復還遊窮半日力大畧亦畢觀薄暮歸寢室清宵靜以閑向者林泉佳勿畱方寸閑

謁

岱廟瞻禮

來因瞻

岱宗

岱廟謁城恭

予以壽躋入旬世臻安阜恭謁岱宗祭關里用申虔謝以路便先至泰安卽恭詣城中

天章

弋龔言三

齋

果克山房

岱廟先

行瞻禮 封禪事無我阜安祈為去聲農代

天敷物育福國錫時雍九叩申虔謝八旬實罕逢

體元堂三疊丙申韻

山陽行館在堂額丙申名不忍

初番憶卽今三度行

丙申初名是堂恭奉

慈寧至此承

度經行斯地荏苒流陰

感慕之情其何能已祇因瞻

岱懇空緬祝

釐誠

頤豫都成夢低徊盡情幾餘繩榻凭遣悶紙窗明設論對
時義體元勉契精

登岱雜詠

合雲亭

名山無不解生雲膚寸況經古所云設使爲霖渥三寸東郊
舉趾正興耘

蓮花洞

峯可擬蓮洞難擬洞和峯却不相離譬之太華開十丈也自
相資玉井池

壺天閣

壺天閣據路之中於是傳餐足憩躬便可輕輿徐以進未能
策馬愧於夷

天章

桃花峪

石棧崎嶇陟峻層幾枝灼朶倚崇峻落英不付東流水邾許人閒認武陵

迴馬嶺

天書上下腴顏爲鄙甚三呼稱不知用漢武呼嵩事中道弗前迴馬返嶽靈應實愧難欺

飛來石

疊石原非土作根飛來遂致有譚言似茲屈指難爲數奚必重儻靈隱存

朝陽洞

翠微窪處數間屋陟降人茲憩以常日觀高峯應早見底須
幽洞詡朝陽

對松山

對松自是人稱謂問彼童童者豈知却惜五株永其號非榮
之也實卑之

白雲洞

春雲爲喜夏爲懼可識人殊無定情喜懼之中吾老矣不曾
一許頌其卿

丈人峯

高峯何有丈人稱誰向青城故事徵蜀之青城縣有丈人山
以黃帝封青城山爲五

天章

七言詩三

癸

果克山房

嶽丈人得名知此地之縮地齊東蜀西號千年野語任相應
丈人峯爲齊東野語也

曰觀峯

少海初陽擁赤霓銅鉦一照衆峯低欲觀暘谷初昇際半夜

由旬里孰躋

佛家以四十里爲一由旬自山下至岱頂約四十餘里

登封臺

登封降禪古來傳總屬夸爲可鄙旃造極至今凡六次無他
祇謝愧心虔

岱廟三詠

明當發駕指泉林再叩頻申方寸忱環詠亭中聊徙倚片時
萬古一般心

右環詠亭

既成圖畫復吟詩漢柏精神那盡之碑堵却空畱一面向年過此

寫漢柏圖後兩題句鐫碑石今碑右側面尚畱空待茲來補豈非奇

右漢柏

柏槐根本不相同柏歷年久槐則不及他植較來品又崇較於榆柳桃杏則槐又爲

經久矣院各東西世唐漢忘年友意在其中

右唐槐

四賢祠詠事

四賢同異向曾論大約因分戶與門蹟慎固當防厥始界明所戒引其源應知皎皎非忘世可識星星致燎原幸我國家

天章

卷之三

果克山房

無此事績熙亦足福黎元

人君於用人之際孰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惟不慎其跡則且啟黨同伐異之習迨至門戶旣分在真爲君子者亦不能不各尚氣習初非果於忘世而小人轉相附麗相傾軋旣各逞其欲遂成不可嚮邇之勢然亦因人君未慎其源有以導之耳漢唐宋明鑒戒昭然我朝百數十年紀綱整飭竝無所謂孰爲君子而進之孰爲小人而退之鄉閭之閒讀書求仕竝無所謂結社講學務虛名而乏實濟者然亦何嘗無名臣循吏以承宣布惠俾民受福且免清流之禍哉蓋其微不可不預防其患不可不時惕惟當常慎

其跡斯國家億萬斯年之福也向著君子小人論意正爲此甲辰過斯祠感四賢之事於詩後識其大畧茲因成是什而復申其說如此

送五弟奉

命往祭闕里文廟序

雍正八年冬新修闕里文廟告成殿廡門陛黃瓦丹雘旣宏旣隆圭瓚俎豆尊罍之器頒自上方

聖天子親書大成殿大成門匾額復命良工重摹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兼備於此旣成例宜遣官祭告

天章

皇父特重其禮

命皇五子齋居潔誠治裝減從以行余與吾弟夙夜之與俱飲食之與其講習討論之日親至于今二十年茲往千里之外能無依依繫戀而不忍舍顧思人自孩提以至於老大讀孔子之書未必能志希賢聖窮理探源以至於知孔子之道也幸而知之矣而私累之未捐精進之不勇則鮮能行之旣行矣未有不心慕孔子欲登其堂而入其室者吾弟力學敦修不敢自懈于聖人之道者有年矣今奉命往祭闕里瞻宮牆之數仞則欲得其門而入以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也對聖貌之巍巍則思溫厲恭安如在其上而自

省其躬修也遊禮樂之區想見金聲玉振之氣象是行也不
益以增其嚮往服行之心而爲有生一大快乎

皇父猶有後命吾弟祭闕里畢卽往致祭岱宗吾弟往哉昔
孔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述之蓋謂得登聖人之堂與
聞聖人之精深廣大則諸子百家羣言皆小也猶之登泰山
之高者得觀欽岑峻極則蒨蒨培塿皆不足言也吾弟旣登
聖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誠敬之日積仰止之日深視瞻之
廣闊胷次之豁然古文人士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助其文
思筆力者又烏足云哉

重建泰山神廟碑文

天章

卷之三

堯 果克山房

國家秩祀之典方望實惟最重而泰山爲五嶽宗長功用顯彰爲德尤盛廟貌之在山巔者歷有年所負乎邈矣鬱攸不戒宜用鼎新粵以乾隆六年特遣專官董建靈宇殿庭廊廡門序觀闕崇閎壯麗鳥斯革翬斯飛耽耽翼翼琉璃丹碧輝映日星黼座璇題像設神御穆然其容范金惟肖山半爲香亭寶鼎中峙覆以重簷載陟斯憩興仰止焉鳩役庀材胥出內帑公旬不勞經費不損凡土木之工若干閱期有六旬而竣朕惟岱爲方岳仿於虞書列於禹貢紀於周官詳於春秋傳蓋河沛淮海川瀆環匯扶輿積高之氣磅礴蘊結靈淑鍾萃蔚爲神皋奠坤維而翊天綽方位屬震盛德在木得造化

生生之元故觸石出雲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功至神也澤至溥也我

列祖撫一海寓懷保烝黎一體天地大生廣生之心爲神人主明德馨香神庥昭格予一人寅承基緒夙夜兢兢事神保民罔不祇肅彼登封告成刻石紀號金泥玉檢往牒所誇矯誣侈大之事繁寡昧所不敢知而又寧方夏阜殖羣生俾庶而富俾壽而臧尚其惠邀嘉貺錫羨介祉以篤我國家無疆之慶則所以崇禮展敬揭虔妥靈其何敢後焉爰勒詞琬琰昭示永永系以銘曰巖巖泰山峻極於天有虞肆覲肇祀用虔牲幣祝號秩視三公匪僭匪瀆曰以報功伊神之功霖雨

天章

卷之三

卒 果克山房

萬國載生載殖食我神力春也其時仁也其德體乾之元以立坤極奕奕新廟穹峙層霄易陶以金以禦剛飈雲生桂棟雨挾松濤依瞰樽桑日觀峇嵒雕甍珠網鋪金礧玉紫殿靚深黼袞端穆月馭星駢林霏馥郁靈睨孔時錫茲介福降神毓秀賢哲克生時暘時雨百穀以成陋彼陟封七十二代成民致神往訓是佩肸蠭斯通鑒格斯在祇薦明禋於萬千載乾隆六年歲次辛酉冬十二月旣望御筆

重修岱廟碑記

泰山位長羣嶽稱宗最古表望最尊而有其秩之舉莫敢廢所繫於正經亦最鉅述稽詩書首紀有虞成周之世彌文懿

燦隆茂大要非巡狩述職穆穆皇皇未聞輕議展采錯事數
典特爲嚴重陵夷汔乎霸國覬覦三五妄希受命告功其臣
猶知設詞以靳之然自七十二家之說興而昭姓攷瑞大號
顯名鋪陳極乎遷之書相如之文世世封土作礲琰玉成牒
甚者以上山恐傷木石以遇風雨爲德未至以舉火輒應爲
得行祕祠蓋由柴望一變爲封禪由封禪再變爲神仙而汰
侈益無等矣我朝監於成憲祇慎明禋洪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廷臣有援黃帝上元
封禪勒成之說爲請者

聖諭特下九卿等議駁甚盛典也甚盛心也朕寅承永懷

天章

卷三

空 果克山房

舜訓時式每逢時巡盛儀卽躬祀嶽廟潔蠲將事而於登封
臺紀事諸什時復長言申諭所謂便使堯舜至今存延無可
告成功日者其義庶幾質諸古皇而不易耳夫戾經者不可
以不斥則準經者不可以不修方曲咫聞之士猥言易壇墀
而廟庭而象設疑乎踵事非制故吳澄以五嶽之麓各立一
廟謂始自唐時及攷酈道元引從征記稱岱廟有三今屹峙
南麓者實卽昔之下廟又稱廟有漢柏廟庫藏漢時神車樂
器則祀嶽於此自漢已然所從來甚遠且巡狩述職特祀也
國有令典遣官齋祝策來告嘗祀也是皆於廟有專饗而又
何泥古之云乃者歲庚寅爲朕六十慶辰至辛卯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於時九
寓臚懽百靈介祉維岱大生
秉蒼精化醇之氣用克推演

鴻釐綏祚我皇極而重閤周闔歲渝弗飭靈承曷副焉爰諏
將作擴而新之其歲月詳嶽頂記中以是廟爲太常宿縣之
所因爲迎神送神歌俾主者肄而落之其辭云

遙參亭兮置頓帝乘青陽兮出震會東后兮前驅標天齊兮
作鎮炳蕭兮醞醇傳芭兮還晉霽雲童童兮起膚寸睇肅然
其神來兮肸鬻獻神右迎

何九皇兮六十四民升中頌德兮欲云云羅封坎兮蒞席藉
馬車兮蒲輪江茅鄩黍兮紛效珍神安格兮顧歆曰予正祀
天章

兮薦訢閭搏桑鼃采兮告慶轅泰符在握兮與物爲春哇哇

乎根一而衍萬兮翊我昌辰

右送神

乾隆三十五年歲在庚寅孟冬月之吉御筆

重修碧霞元君廟碑記

緣岱麓磴梯而上險盤道者五十然後徂天門捫日觀峒峒
岸亭緯星列檻垂芒若引手可摘其地正應積高神明之奧
有廟焉鎔金塗簷晃施慶霄稽水經注所載嶽頂上廟茲其
故趾矣而神祚翟珈笄孔晬孔愉耆鮐婦豎擎薌捧其厥角
徠輳相與喁喁請命則曰碧霞元君說者以謂黃帝所遣玉
女或以謂是卽泰山神女往往佩背不合覈之志乘元君封

號肇自有宋大中祥符間真宗有事東封以上頂有玉女池
乃易池旁石象爲玉龕而祭之顧攷劉禹錫送張鍊師還東
嶽詩有人事元君住翠微之句是唐以前故有元君之名不
自宋始彼道藏及諸家所徵姓氏世系庸足深辯哉古者治
神人和上下設教不爲戾俗求其指歸亦曰禮由義起實以
名章而已爾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漢郊
祀歌於后土夫人曰富媼又曰媼神張晏云媼者老母之稱
坤爲地故名媼記言地秉陰竅於山川而泰山者萬物之始
陰陽之交衆嶽之宗以是證之太乙青元實惟其所宜乎有
生之屬齋心祇祓願揭其虔於元君而元君亦將恣其勤而

錫之羨然則國家秩祭泰山之神與億兆人奔走奉事碧霞元君之神其爲翼緯元化二乎一乎在周官大宗伯有各因其方之語在魯論有祭神如在之文如在云者詎惟是肸鬻荒忽不可端倪於山僅見若堂若霍於草木僅見維天維喬之謂乎亦將因其聲容得其精爽而後著之目而成之心神入之道可接也且嶽視三公特自其秩言之今之肖象炳靈者則旣蔽旒秉圭矣又安知收收穆穆其對越乎禋翟珈笄者不誠二而一乎以是比類而推北如元宴南如祝融西如顓靈應具有其主名正位犁然食報於方望此物此志也朕荷

穹昊垂床疊逢

國慶嘉薦普淖夙事宜周是廟自辛酉鼎新距今垂三十載
因勅工官往會所司支內帑金庀材增葺闕墜完緻所以答
神貺所以祈神禧胥於是焉在其經始則己丑季春其歲成
則庚寅孟冬也

乾隆三十五年歲在庚寅孟冬月之吉御筆

臣謹案升中肇於史皇泐石始於無懷字初萌葑荒
哉邈矣稽古虞舜納大麓紫岱宗紀刻亦無傳焉後
王侈陳封禪雕琢曼辭不足觀也我

朝

列聖相承敷天哀對巡守望秩補助之典隆於

仁廟

聖有謨訓

帝庸作歌仰之彌高垂之無窮至今

皇帝尤塵展義之舉

壽躋耄耄尚法健行

天章

文思作述雲漢昭同被於穹巔峭壁矣臣不揣愚賤編輯俗覽恭錄康熙以來至乾隆之五十有五年

奎章

宸翰繫於喬嶽者都爲一帙冠諸簡端以正圖緯以襲帝典俾萬世常戴巍巍而履翼翼也臣不勝抃舞悚息之至
癸丑進士分發江蘇知縣臣唐仲冕謹記

